

●朱大可

# 生命树的“十鸟”密码

## （《华夏上古神系》第七章第二节）

广汉三星堆贡献了世界上最早、植株最高（384cm）的青铜神树。该树分为三簇树枝，每簇分为三枝，形成“三级九枝”的格局，其上有二十七枚果子和九只小鸟，在树的边侧，有一蛇形物缘树干蜿蜒而下，正是印伊神话中守护树根的那伽蛇。

青铜神树分为三层，树枝上共栖息着九只神鸟，据说为“九日居下枝”的写照，出土时顶部已经断裂。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声称，九个太阳位于扶桑树的下部，而一个太阳位于上部（“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”）。<sup>45</sup> 复原后的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，但神树顶端却是一处空白，根据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的记载，考古学家推测应有一只最大的（首席）神鸟，但在一堆凌乱的部件里，至今没有找到大神鸟的踪迹。尽管有这种数字记录上的分歧，但这些神树究竟是建木还是扶桑，却根本无须争论，因为树上的鸟已经回答了所有疑问。

在巴别神系的修辞学里，日神、太阳、鸟（鹰雀）和男性生殖器是神学同义语，它们可以彼此流畅地互换。但生命树本身却是女神和母亲的象征。从非洲到印度，充满生命力的神树都是神圣母亲的隐喻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神树就是大母神的物化神显，它向男人以及所有子民提供了阔大而浓密的庇荫；<sup>46</sup> 分娩果实的树，还能进一步分解为树冠与鸟巢，婴床和摇篮等意象；<sup>47</sup> 树冠上的大花，则是女性生殖器和人类起源的隐喻，它揭示了生命树语义的秘密起源。

---

<sup>45</sup> 《海外东经》：黑齿国在其北……下有汤谷。汤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，在黑齿北。居水中，有大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。

<sup>46</sup> 参见米恰尔·伊利亚德：《神圣的存在》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271 页。

<sup>47</sup> 埃利希·诺依曼：《大母神—原型分析》，李以洪译，东方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250 页。



图 7-32 左为三星堆神树（三星堆博物馆藏），右为山东岱庙汉画像石拓片《大羿射日》：在左侧生命树“扶桑”的枝梢顶部，有十枚代表太阳的果实（图片来源：赵桂枝编《岱庙汉画像石》，山东画报出版社）

《山海经》诸卷，遍布着关于神树的记录，俨然是一份亚洲神树分布图。其中包含了从生命树、知识树到如意树的多种形态。

表 7-4 《山海经》之树

出典	树名	内 容
西山经	文茎	又西八十里，曰符禺之山，其阳多铜，其阴多铁。其上有木焉，名曰文茎，其实如枣，可以已聋。其草多条，其状如葵，而赤华黄实，如婴儿舌，食之使人不惑
西山经	嘉果树	又西北三百七十里，曰不周之山。北望诸 焉之山，临彼岳崇之山，东望渤泽，河水所潜也，其原浑浑泡泡。爰有嘉果，其实如桃，其叶如枣，黄华而赤柎，食之不劳
	沙棠	西南四百里，曰昆仑之丘，是实惟帝之下都，神陆吾司之。其神状虎身而九尾，人面而虎爪；是神也，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……有木焉，其状如棠，黄华赤实，其味如李而无核，名曰沙棠，可以御水，食之使人不溺。有草焉，名曰蕢草，其状如葵，其味如葱，食之已劳
西山经	丹木	又西北四百二十里，曰崧山，其上多丹木，员叶而赤茎，黄华而赤实，其味如飴，食之不饥。丹水出焉，西流注于稷泽，其中多白玉。是有玉膏，其原沸沸汤汤，黄帝是食是飴。是生玄玉。玉膏所出，以灌丹木，丹木五岁，五色乃清，五味乃馨。黄帝乃取崧山之玉荣，而投之钟山之阳。瑾瑜之玉为良，坚粟精密，浊泽有而色。五色发作，以和柔刚。天地鬼神，是食是飴；君子服之，以御为祥。
中山经	朽木	又东二十里，曰历儿之山，其上多口，多朽木，是木也，方茎而员叶，黄华而毛，其实如栝，服之不忘。
中山经	茈	又西二百里，曰箕尾之山，基个多玉，其下多铜。滔雕之水出焉，而北流注

		于洛。其中多羝羊。有木焉，其状如樗，其叶如桐而莢实，其名曰茝，可以毒鱼
	困	又东五十里，曰少室之山，百草木成困。其枝五衢，黄华黑实，服者不怒
	栒木	又东又东三十里，曰泰室之山。其上有木焉，叶状如梨而赤理，其名曰栒木，服者不妒
海外北经	三桑	三桑无枝，在欧丝东，其木长百仞，无枝
海外南经	三株树	三株树在厌火北，生赤水上，其为树如柏，叶皆为珠。一曰其为树若彗
	<b>建木</b>	有木，其状如牛，引之有皮，若纓、黄蛇。其叶如罗，其实如栾，其木若藟，其名曰建木。在窳西弱水上
海外东经	<b>扶桑</b>	下有汤谷。汤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，在黑齿北。居水中，有大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
海外西经	木禾	海内昆仑之虚，在西北，帝之下都。昆仑之虚，方八百里，高万仞。上有木禾，长五寻，大五围。有九井，以玉为槛。面有九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，百神之所在。
海内西经	珠树、文玉树等	开明北有视肉、珠树、文玉树、玕琪树、不死树。凤凰、鸾鸟皆戴<馘>。又有离珠、木禾、柏树、甘水、圣木曼兑，一曰挺木牙交
海内西经	服常树	服常树，其上有三头人，伺琅玕树
海内西经		开明南有树鸟，六首；蛟、蝮、蛇、雌、豹、鸟秩树，于表池树木，诵鸟、鶡视肉
大荒东经	扶木	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孽摇顛羝。上有扶木，柱三百里，其叶如芥。有谷曰温源谷。汤谷上有扶木，一曰方至，一曰方出，皆载于鸟
大荒南经	栾	大荒之中，有山名[A060]涂之山，青水穷焉。有云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栾。禹攻云雨。有赤石焉生栾，黄本，赤枝，青叶，群帝焉取药
大荒南经	甘祖、甘华	有盖犹之山者，其上有甘祖，枝干皆赤，黄叶，白华，黑实。东又有甘华，枝干皆赤，黄叶。有青马，有赤马，名曰三骅。有视肉
大荒南经	枫木	有宋山者，有赤蛇，名曰育蛇。有木生山上，名曰枫木。枫木，蚩尤所弃其桎梏，是为枫木
大荒西经	甘华、璇瑰、甘祖、瑶碧、白木、白柳	西有王母之山，壑山、海山。有沃之国，沃民是处。沃之野，凤鸟之卵是食，甘露是饮。凡其所欲其味尽存。爰有甘华、璇瑰、甘祖、瑶碧、白木、白柳、视肉、琅玕、白丹、青丹、多银铁。鸾凤自歌，凤鸟自舞，爰有百兽，相群是处，是谓沃之野
大荒西经	殊木	有盖山之国。有树，赤皮枝干，青叶，名曰殊木
大荒北经	槃木	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衡天。有先民之山。有槃木千里
大荒北经	三桑	东北海之外，大荒之中，河水之间，附禺之山，帝顓頊与九嫔葬焉。爰有丘久、文贝、离俞、鸾鸟、皇鸟、大物、小物。有青鸟、琅鸟、玄鸟、黄鸟、虎、豹、熊、罴、黄蛇、视肉、玕瑰、瑶碧，皆出卫于山。丘方员三百里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，大可为舟。竹南有赤泽水，名曰封渊。有三桑无枝。丘西有沈渊，顓頊所浴
海内经	若木	南海之外，黑水青水之间，有木名曰若木，若水出焉。
海内经	<b>建木</b>	有木（建木？），青叶紫茎，玄华黄实，百仞无枝，有九欂，下有九枸，其实如麻，其叶如芒。大皞爰过，黄帝所为

全球生命树观念可能起源于非洲巴别神系，而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定型，再向西传入埃及，形成对棕榈、无花果等多汁性植物的崇拜。又经摩西之手，成为犹太人的崇拜物。美索不达米亚的另外一条传播路线，是向东方和南方扩散，进入印伊文化圈，进而获得神树崇拜的高潮。中国是其东方传输路线的终点。它在那里成为“建木”、“扶桑”和月宫里的“桂花树”，并以神秘而暧昧的“神显”面容，支撑着关于日神、永生和与神祇交往的神话。生命树据此成为“亚洲精神共同体”的血缘记号。

美索不达米亚的生命树叙事，大致跟新一代鹰头神尼斯洛（Nisroch）相关。作为新亚述帝国（935—605 B.C.）首都尼尼微的主神，尼斯洛主司农业和繁殖，并热衷于主持棕榈花授粉的神圣仪式。这种棕榈花时而呈现为大型花朵，时而又呈现为饱满的骨朵。<sup>48</sup>

整个尼斯洛的授粉仪式，展示出农神的战略布局，祂要借此推动整个植物界的繁华，并向人类贡献出丰产的果实。而另一方面，授粉同时也是授精的隐喻。而花则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。这无疑是一种双重的激励——一方面激励植物，一方面激励人类和其他蓄养（放牧）的家畜，以吁请丰饶与繁荣的盛大景象。

《吉尔伽美什史诗》（The Epic of Gilgamesh）泥版之一，记载了关于伊南娜和胡卢普树（The Huluppu Tree）的故事，该树长在幼发拉底（Euphrates）河畔，而被移植到大母神伊南娜的神圣花园里。女神指望该树长大后，能够将其制成自己的座椅（代表权力）和卧榻（代表性欲）。这株小树后来迅速长大，成为最早的生命树样本。但伊南娜发现自己无法将其拔除，因为在树顶栖息着一只安祖鸟（Anzu Bird），<sup>49</sup> 它喂养着自己的雏鸟，而在树根上盘踞着一条蛇，也筑起了自己的巢穴，而在树的中段，一位叫作莉莉丝（Lilith）的女妖安置了自己的小家。这一古怪的格局意味着，代表人类、天空和大地之水的三种自然生物，开启了跟神争夺生命树的历程。伊南娜向兄弟日神乌图哭诉，苏美尔英雄吉尔伽美什无意中听到了伊南娜的哀怨，于是侠肝义胆地去为她解决难题，他披上沉重的盔甲，提起沉重的斧头，杀死了大蛇，安祖鸟带着雏鸟飞入深山，莉莉丝则拆掉巢室逃进荒漠。乌鲁克人与吉尔伽美什一起伐倒大树，将其送给伊南娜做座椅与卧榻。而伊南娜则以树桩制成一面大鼓，用树梢做了鼓槌，将其送给吉尔伽美什，以酬谢他的英勇壮举。<sup>50</sup>

我们就此看见了美索不达米亚神树的基本特征：①它与鹰和蛇有关，其中位于树顶的鹰鹫（一说为猫头鹰）是日神、光明和热力的象征，而位于树根的蛇是水神、黑暗与寒冷的象征；②它强调了树作为女人莉莉丝（《圣经》中，她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）的隐喻，以及花朵作为植物和女性生殖器官的重大意义；③它总是向人类强化其果实繁茂的状态，而这是农业逻辑的必然后果；④其树、花朵和果实代表了生命、智慧、性爱和繁殖之类的语义，而生命树的主人伊南娜，亦主司繁殖、丰收、爱情和战争，它的巴比伦后继者伊斯塔尔女神，更是性爱的著名象征。

这是美索不达米亚生命树，无论它走到哪里，抑或无论它叫什么别名，它都将散发出上述四种属性的浓烈气息，成为它的神学标记。人们完全可以借助这些标记，洞察所有神树的暧昧来历。

<sup>48</sup> 沈爱凤在《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—西亚、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》中指出，人们常说的棕榈叶纹，实际是对枣椰叶纹的误判。枣椰树很像东亚的棕榈树，但古代西亚没有棕榈之物；而从词源上，棕榈与椰枣都包含有词根“palm”。日本人杉浦康平在《造型的诞生》一书中也指出，在西亚的阿西利亚（即亚述）流行过一种以象征丰饶的椰枣为原型的纹饰。这种花纹在古希腊被继承下来，提炼为涡旋纹，于是一种叫“小棕榈”的纹饰便应运而生，而这其实就是以椰枣为原型的纹饰。

<sup>49</sup> 安祖（Anzu）、又称祖 Zu 或帕祖祖 Pazuzu，鸟精，神殿的侍卫，号称是小辈神中的最强者，曾参与恩利尔发动的大洪水，后偷盗天命牌塔布雷特，妄图自立，被宁吉尔苏所击败。

<sup>50</sup> 参见该泥版的英译本：<http://www.piney.com/BabHulTree.html>.



图 7-33 枣椰圣树纹的造型，很像是倒悬的椰枣纹，在尼姆鲁德出土（875—860 B.C.）的一件“鹰首四翼守护神与圣树”的浮雕里，圣树的枝头由椰枣/忍冬纹组成（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）

### ◎生命树与知识树的神学分界

美索不达米亚的神树模式，经过埃及的反射和犹太人的改造，从原初的**花朵授粉叙事**，转向一种热烈的**天堂果实叙事**。《圣经》曾在《创世记》、《箴言》和《启示录》各章中 11 次提到生命树：

·创 2:9：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，和分别善恶的树。

·创 3:22：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

·创 3:24：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，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

·箴 3:18：他与持守他的作生命树。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

·箴 11:30：义人所结的果子，就是生命树。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

·箴 13:12：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所愿意的临到，却是生命树。

·箴 15:4：温良的舌，是生命树。乖谬的嘴，使人心碎。

·启 2:7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

·启 22:2：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（样或作回）每月都结果子。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

·启 22:14：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

·启 22:19：这书上的预言，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，和圣城，删去他的分。

其中《启示录》已经明确表明，生命树有十二样果子（但这“十二样”同时也意味着“十二次”），而知善恶树的果子数量，并未得到披露。希伯来人似乎把亚述人的日神改造成了月神，所以才有“一年结十二次果实”的说法。这是月亮十二次登场和谢幕的演出，它们十二次悬挂在生命树上，犹如十二枚明亮的硕果，并十二次地唤醒沉睡的生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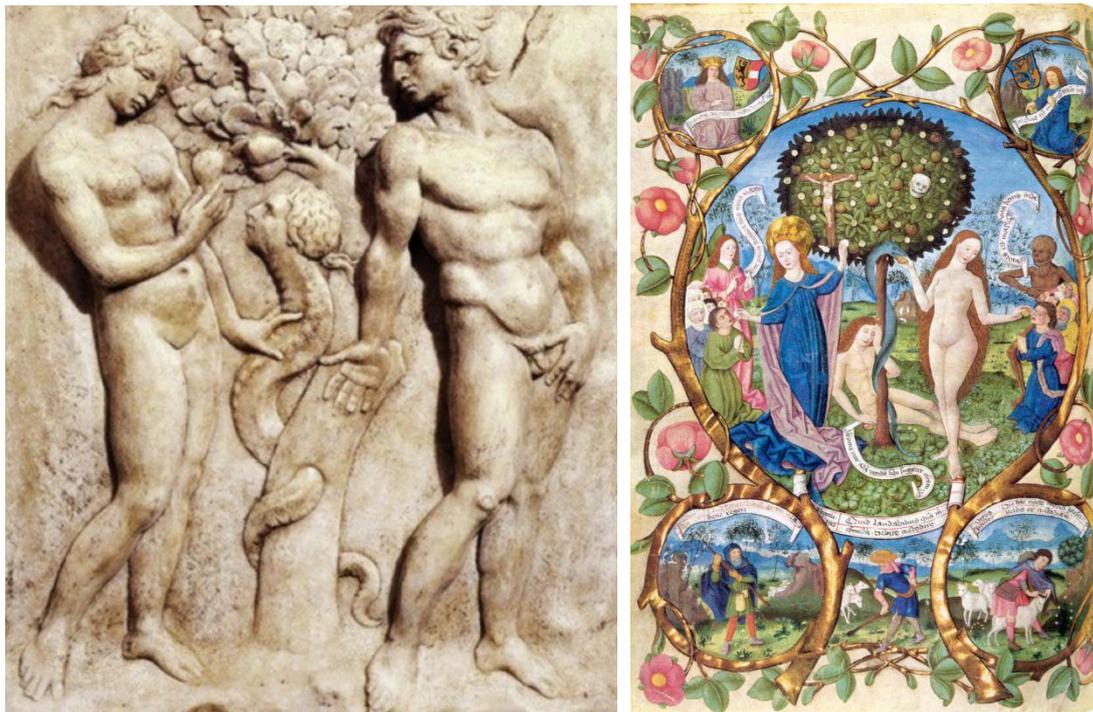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7-34 左图为原罪之门（作者：雅格布·德拉·科西亚（Jacopo Della Quercia，1425—1438）。右图为萨尔茨堡大主教伯恩哈德·冯·罗尔的弥撒（作者不详，1481）

“十二”是“三”的倍数，暗示其分叉的基本方式跟广汉生命树完全一样，按照三个杈的方式分叉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广汉形成三层三叉共九枝的结构，而旧约是四层三叉共十二枝的结构。广汉神树的“神显”结构似乎更为简约，而且加上树顶的一鸟，便可形成十鸟（十日）结构，用以表述十进制的基本规则。

《圣经》宣称，上帝令伊甸园的地里长出各种美树，树上结满香甜的果实。花园中央有两棵神树，分别叫作“生命树”和“智慧树”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种，“生命树”的果实能够令人永生，而“智慧树”的果实，则能令人获得智慧并分辨善恶，后者在诺斯替教福音书《菲力福音》（Gospel Of Philip）中被称为“知识树”。亚当、夏娃在偷尝智慧果之后，上帝勃然大怒，下令将两人逐出乐园，并派天使守护生命树，防止人类再次偷尝，并令后者永远失去永生的契机。这个事变意味着人类拥有了初级智慧（知识），却无法超越自己的寿限。而永生是持续不断地获取智慧的唯一途径。

《新约》跟《旧约》不同，它要用一种更为暧昧的隐喻，来表达关于生命树的意义，在埃利希·诺依曼看来，幼年的耶稣就是植物神的化身，他是来自巴比伦的谷物神，是在木槽里纯洁出生的、光华四射的麦穗。<sup>51</sup> 这则隐喻试图穿越历史知识的屏障，把人引向关于植物和繁殖的教义，并修复关于大母神——圣母玛利亚的神圣信念。

在《圣经》之后，整个西方世界都转入了知识树统治时期，中世纪神学沉浸在对事物进行逻辑分类的喜悦之中，这种精神嵌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，与近代科学结盟，而缔造出一种全新的知识神话。培根关于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论断，成为“知识树时代”的最高箴言。似乎只有拜伦对此提出尖锐的反题，并透彻地看到知识树与生命树的辽阔间距。他在长诗《Manfred》中宣称：

<sup>51</sup> 埃利希·诺依曼：《大母神—原型分析》，李以洪译，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251 页。

知识即悲苦，懂得最多的人  
必定最深地悲哀于一条致命的真理中  
知识之树并非生命之树<sup>52</sup>

少数德国人如歌德（浮士德）、叔本华和本雅明，对拜伦的悲痛做出了有限的回应，他们试图提醒世人，知识树不过是生命树的一种退化形态。它从本初的生命中分离出来，而成为人类被神遗弃的标记。但许多宗教，尤其是神秘主义宗教，仍然试图阻止这场灾变。它们要把人拖回生命树的本质性空间，从那里完成对人的终极救赎。<sup>53</sup>

## ◎攀援卡巴拉生命树

“卡巴拉”（Cabala，一说 Kabala、Qabalah 或 Kabbalah）是犹太教中最富传奇性的部分，其教义分为三个方面，那就是卡巴拉神学（Theoretical Kabala）、卡巴拉冥想（Meditative Kabalah）和卡巴拉咒法（Practical Kabalah）。据说它源于埃及文化，由摩西在犹太教律法“Torah”里首次加以完整描述，继而在西亚吸纳密特拉教的养分，变得更为壮硕和诡异起来。

卡巴拉是犹太教神秘哲学的核心价值，据说根源于亚伯拉罕由天使传授而得知“无法以文字表示”的秘密。长久以来，它是犹太思想中最神秘的部分，直到 13 世纪才缓慢浮出水面，成为炼金术士、诺斯替教派，赫尔墨斯教徒，以及蔷薇十字军等神秘组织的精神源头之一。

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于，卡巴拉叙事源于一种名为“生命树”的“神显”图样，它是“卡巴拉神学”的核心，不仅是描绘于羊皮纸上的二维图样，而且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三度空间宇宙，象征着外部世界、人的身体，以及隐秘的内在精神。人们被告知，它由三支柱【慈悲之柱（Pillar of Mercy）、温和之柱（Pillar of Mildness）、严厉之柱（Pillar of Severity）】，十个圆圈【十原质（Sephira）】、四阶层（风、火、水、地）、四世界（原型的世界、创造的世界、行动的世界、物质的世界）以及二十二条道（Pass）共同组成。

值得注意的是十个圆圈的意义。每一圆圈都象征一个原型概念，表达出神格以及创造世界的各个步骤，它们分别是：①王冠（Kether/Crown），超越性、神的本性，亦代表净火天；②智慧（Chokmah/Wisdom），智慧、纯粹理性、创造原点，亦代表着恒星天/原动天；③理解（Binah/Understanding），执行、实质的理性、创造之泉，亦代表着土星天；④仁爱（Chesed/Love）：爱、仁慈、恩宠、伟大，亦代表着木星天；⑤严格（Severity）：法、神的权利、恶的发现、怒，亦代表着火星天；⑥美丽（Tiphareth/Beauty）：慈悲、调停、美，亦代表着太阳天，此原质正是生命之树的核心；⑦胜利（Netsah/Victory）：永远、膨胀、胜利，亦代表着金星天；⑧荣光（Hod/Splendor）：尊严、收缩、光荣，亦代表着水星天；⑨基盘（Yesod/Foundation）：基础、万物的基础、神的创造力，也代表着月球天；⑩王国（Malkuth/Kingdom）：王国、物质、人，代表四元素的合成，也即物质的存在。<sup>54</sup>

卡巴拉生命树上的十圆，无疑就是被形而上的十枚果实。其中 Malkuth（王国）通常是空缺的，因为据说它属于不同的存在法则，此举导致生命树在十圆和九圆之间滑动。“十”与“九”的分野，也许是犹太神学的某种内部分歧——究竟是按月神的法则（十二数以及三

<sup>52</sup> Lord Byron: *Manfred*, John Murray, London, 1819.

<sup>53</sup> 埃利希·诺依曼认为，依据基督教神话，钉死耶稣的十字架被设置在知识树以前所在的位置，而基督，作为生命救赎之树的“神秘果实”，置换了知识之树的果实，罪恶由此而降临世界。（《大母神—原型分析》，第 261 页）。但犹太教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。这种分歧可能隐含着现代哲学危机的重要起源。

<sup>54</sup> 以上括号中的前部为希伯来语，后部为英语，参见凯伦·阿姆斯特朗：《神的历史》，蔡昌雄译，海南出版社 2001 年版，第 279—285 页。另可参阅：《The Song of the Soul: Introduction to Kabala: Based on Rabbi Chaim Moshe Luzzatto's, P73, by Yechiel Bar-Lev, 1994. 以及：Jewish Mysticism: An Introduction, P164, by J.H.Laenen, 2001.

的倍数），还是按日神法则（十数或五的倍数）来设定生命树的基本语法。

我已经说过，卡巴拉圆同时也可以被视为太阳（鸟）、月亮、花骨朵和果实。在这些相似的球形物之间，存在着流畅的“神显”换喻通道。而广汉文化中出现的生命树“扶桑”，应当跟卡巴拉生命树有近亲关系，因为两者的隐喻语法高度一致。广汉的十鸟，正好跟卡巴拉的十圆（日）严密对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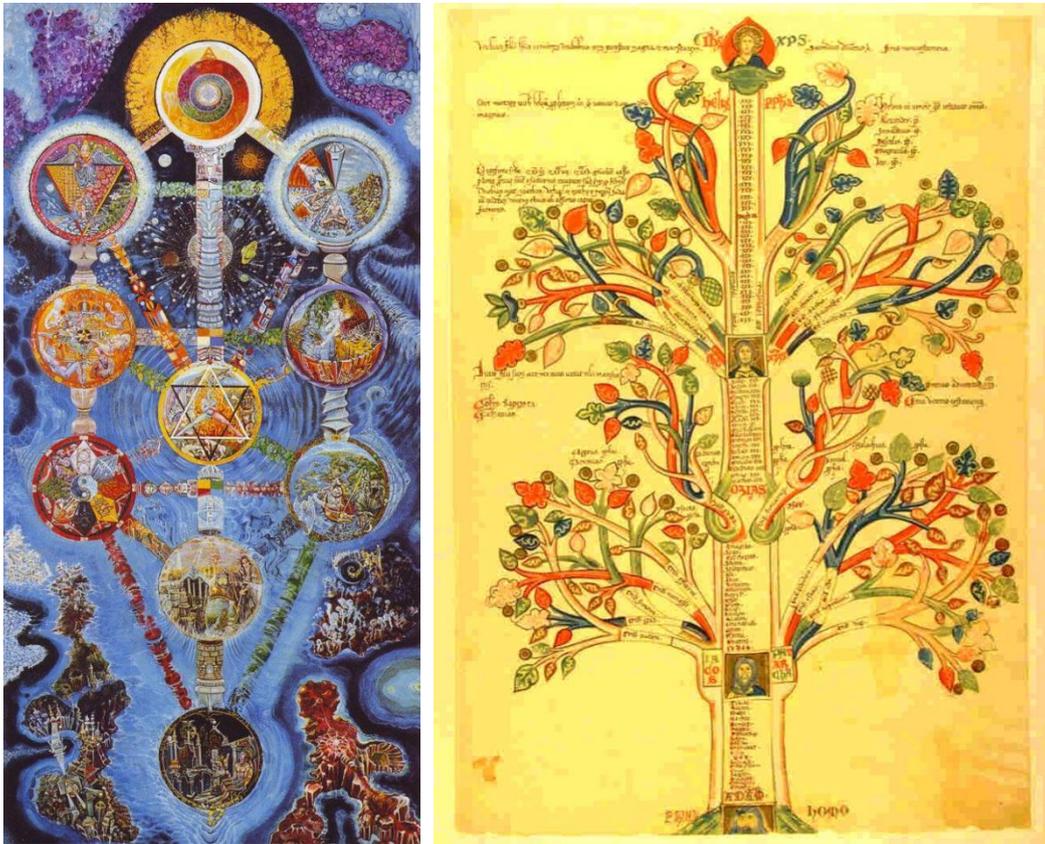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7-35 卡巴拉生命树的两种图式：左图为抽象的十圆结构（作者：Rodrigotebani，来源：维基百科），而右图则接近原生态的树形（图片来源：互联网）

在希伯来神话中，生命树位于乐园中央的轴心，是神树的最高形态，知识树（知善恶树）是它的退化形态。人类盗食知识树果实的后果，就是使用语言，进而对事物进行二元化的分解，并由此获得自我（羞耻感）、欲望（性欲）、独立（与上帝的分离）及其自由（自由意志）。<sup>55</sup>

### ◎印伊神话及其如意树

神树叙事在印伊文明中被广泛运用，并开始向第三阶段——如意树的广泛蔓延。波斯神话里提到了生命树：“草木的佑护神化为万果树，在万果树旁边，生长着神奇、不朽的古卡恩树，这是一棵维系着人类复活希望的生命树。”<sup>56</sup>古卡恩树（Gilkarn）无疑就是生命树，而万果树则是如意树的原形。波斯神话还涉及知识树，在其树顶上居住着一头灵鹫，它可能

<sup>55</sup> 参见《旧约·创世记》

<sup>56</sup> 参见唐孟生主编：《东方神话传说第一卷：希伯来波斯伊朗神话传说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265 页。编者在注释里解释称，古巴列维语宗教典籍将其解释为胡麻树，因为有胡麻神隐藏树中，后世有学者认为是它的植物原型是罂粟。

就是日神的代表，负责管理树以及知识的传播。毫无疑问，波斯神话完成了三位一体之神树结构的塑造。

中国北宋织物“灵鹫纹锦袍”的纹样，其主体是复式小联珠环组成的大团窠纹，内部描绘以生命树为中轴，根部饰以葡萄纹，树的两侧为相背引颈而立的灵鹫，显然是波斯祆教美学的产物，其中生命树象征不朽和永生，而灵鹫则是灵魂的守护神，联珠纹代表着日神（在天空中移动的系列日影）。这件华丽的中国服饰，映射出古波斯生命树的叙事特征。



图 7-36 中国北宋织物“灵鹫纹锦袍”（1956 年新疆与青海交界处阿拉尔出土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）

印度神树体系亦是三位一体的；它要延续生命树、知识树和如意树的基本叙事。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，在摩亨·佐达罗和哈拉帕等城市，人们以砖石围成一个场所，其上由菩提树（有时是榕树）枝叶形成伞盖般的凉棚，形成一个天然的圣地。在缺乏正式神庙的年代，这种圣树可能是最重要的崇拜物，并大量出现在赤陶书板、大储藏罐和滑石印章上，成为精神慰藉的象征。<sup>57</sup>

南侵的雅利安人接管了这种信念。《羯陀奥义书》、《石氏奥义书》、《薄伽梵歌》和《梨俱吠陀》都提及了根植天堂的树——生命与存在之树（梵文 *parijata* 或 *kalpavriksha*），此树颠倒生长，树根在上，树枝在下，其根代表无上的存在（第一因和理法），日月和昼夜都居住在树上，必须用“利斧”或“宝剑”才能切断对于感官的牵系，达到无上光明的住所。包括释迦牟尼在内的诸佛，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生命树，犹如一座仅属于自身的凉亭。他们在树荫下良久地沉思，最终企及正等正觉的伟大境界。<sup>58</sup>

<sup>57</sup> 乔纳森·马克·基诺耶：《走近古印度城》，张春旭译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77—180 页。



图 7-37 左为哈拉帕圆柱印章上的生命树(菩提树),由两只怪兽在护卫,右下角有一个日轮徽记(2700 B.C.)。右为镶嵌在生命树(榕树)根部的石佛头像(泰国马哈泰寺 Wat Phra Mahathat, 摄影: B.SCHMID, 图片来源: 华盖创意))

知识树在印度没有显著的文献表达,似乎在演化中被如意树的华丽枝叶所遮蔽。而印度神话的最大贡献,就是全面种植如意树,令其散发出耀眼的物性光辉。人们已被告知,天神和阿修罗在搅拌乳海时,如意树从浩瀚的水面露出,生长于须弥山顶,也即因陀罗(Indra)的五大天堂花园。每座花园都有自己的中央如意树(harichandana, kalpa, parijata, mandarata 和 santana),它们被分为金树、银树、水精树、琉璃树、赤珠树、玛瑙树和车磔树等七种。<sup>59</sup>为争夺这些神奇的如意树,在阿修罗与天神之间出现了频繁的战事。<sup>60</sup>

《佛说大乘无量寿经》,以奢华的笔触,描述菩提树“高四百万里,其本周围五千由旬,枝叶四布二十万里。一切众宝自然合成。华果敷荣,光辉遍照。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,众宝之王以为瓔珞。云聚宝锁,饰诸宝柱。金珠铃铎,周匝条间。珍妙宝网,罗覆其上。百千万色,互相映饰。”而如意树的华美姿容,更成为佛教打坐修炼的重要主题。修持者应“观想”东胜神州中有众宝山,高矗虚空,众宝所成,光明莹澈。南瞻部洲中有瞻部树,亦名如意树,金根银干,毗琉璃为枝,玻璃为叶,红珍珠为花,石精为果,妙美殊胜。<sup>61</sup>

这种静坐观想的功课,试图在内心重构生命树的图像,并借此获得内在升华的力量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称:“西有王母之山,壑山、海山。有沃之国,沃民是处。沃之野,凤鸟之卵是食,甘露是饮。凡其所欲其味尽存。爰有甘华、璇瑰、甘柰、瑶碧、白木、白柳、视肉、琅玕、白丹、青丹、多银铁。鸾凤自歌,凤鸟自舞,爰有百兽,相群是处,是谓沃之野。”这段华丽文字所描述的,正是神树丛生、宝器高悬的灿烂图景。

萨珊王朝(224—651 A.D.)以来的印度画师,常把如意树绘成木兰树(champaka)形状,其上饰有黄金树根、白银树干、青金石枝条、珊瑚叶子、珍珠花朵、宝石花蕾以及钻石果实;在某些肖像画图式中,如意树成了重要的装饰性背景,其上饰有美丽的丝绸、珠宝和花朵。在无量寿佛(梵名 amita^yus)等长寿佛所持的长寿瓶顶部,则绘有小巧的如意树;

<sup>58</sup> 参见《薄伽梵歌》,徐梵澄译,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 1990 年版。以及米恰尔·伊利亚德:《神圣的存在 比较宗教的范型》,晏可佳 姚蓓琴译,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8 年版,第 262—263 页。

<sup>59</sup> 《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八·第四分·世记经阎浮提州品·第一》

<sup>60</sup> 《毗湿奴往世书》

<sup>61</sup> 《供曼陀罗文观行述记》。

大吉祥天女（梵名Śrī-mahā-devī）的左手上，也握有一条镶有珠宝的如意树枝。

树与果实的关系，在晚期犹太教、基督教的叙事中，转向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形态。它并未获得卡巴拉式的抽象神学意义，而是凝聚为一种叫作枞树（冷杉）的生物，它是风神潘（Pan）的圣树，长着尖锐的针叶和覆有树脂的长球果，但在大多数时刻，它的果实并非原生，而是一些被装挂上去的小灯泡（蜡烛）、糖果和彩色饰物，仿佛是一堆华丽的泡沫。在神树和“果实”之间，没有生命的内在关联。但正是从这种“玩具”中，发育出近代圣诞树的节日叙事。作为母亲（女神以及生命树的代用品）的象征，它跟父亲的象征——“白胡子的圣诞老人”一起，组成了完整的符号对偶。

古印度佛经中也有一种古老的“圣诞树”，它的名字叫作“劫树”【又译作“劫波树”（kalpaTaru）】，而通常则意译为“如意树”。丁福保编译的《佛学大辞典》解释称：“劫波树，帝释天（佛祖身边的护法神）喜林园之树名。劫波为时间之义。应时而出一切所需之物。”<sup>62</sup> 这意味着此树具有鲜明的“摇钱树”的特征。它是中国摇钱树的重大原型。<sup>63</sup>

### ◎摇钱树、贪欲和神树的死亡

中国迄今发现的 189 株汉代摇钱树，大多出土于四川、云南和贵州，并以成都和重庆为终端，分布于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沿线，年代集中于东汉和三国时期，俨然是印伊文化传播的重要见证，其中最高达 2.16 米，折射出铸造者和传播者对于钱财的无限渴望。而这正是商人和贸易运动的本性。



图 7-38 左为广汉万福乡出土的汉代如意树（三星堆博物馆藏），右为如意树的陶座（1990 年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，四川省绵阳市博物馆藏）：它折射出铸造者和传播者对于钱财的无限渴望

1990 年，四川绵阳何家山 2 号汉墓出土一株摇钱树（高 1.98 米），由红陶基座、青铜树

<sup>62</sup> 丁福保 编译：《佛学大辞典》，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。

<sup>63</sup> 张同标：《古印度劫树与中国四川摇钱树的联系》，《中印佛教造像探源》，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。

干和树冠等近 30 种部件组成，树身又分七层：顶端饰以凤鸟，下两层饰以西王母和力士图案；其他四层是树身，其枝叶向四方延伸，叶上铸有成串的汉代“五铢”铜钱及龙、雀、象、鹿等动物。四川三台永安汉墓的摇钱树座，更是直接刻画摇钱的狂欢场面——摇钱树上的金钱压弯了树枝，树下有两人用竹竿打钱，令其如果实般纷纷坠落，另两人在弯腰捡拾落地的铜钱，一派大发横财的喜庆气象。

中国人不仅从如意树中发育出了摇钱树，更从生命树中发育出长生不老之药——人参果和肉芝（太岁），<sup>64</sup> 进而派生出一个完整的滋补养生药谱，它包含人参、黄芪、黄精、灵芝、肉苁蓉、当归、杜仲，补骨脂、何首乌和冬虫夏草等诸多草本植物。如果加上动物制品如鹿茸、鹿角胶、狗鞭、海马、蛤蚧、狗肾、龟板和紫河车等，则可形成一个庞大的“药钱体系”。它们并非如伊利亚德所说，因被神所采摘而获得神圣性<sup>65</sup> 而是一大堆被悬挂于生命树上的零件，被道士用以医治各种虚症，并推动健康、长寿乃至永生的步伐。



图 7-39 左为韩国人参（摄影：Baranowski, Andre），右为灵芝（图片来源：华盖创意）：它们是被悬挂于生命树上的诸多零件，被道士用以医治各种虚症，并推动健康、长寿乃至永生的步伐

人们已经痛切地看到，神树演化的时间序列是这样的：以巴别神系为起点，从生命树统治期，到知识树统治期，再到如意树（圣诞树）统治期，最后形成摇钱树统治期，并在中国汉代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。这其实就是黄金时代经白银时代向青铜和黑铁时代的转型。有学者指出，摇钱树意味“世界性玉石资本”对神话表述的占有，<sup>66</sup> 但这终究只是现代世俗经济学的自我投影而已。佛学范畴的“如意树”和“钱财”，多用以向世人布施基本生活资料，以便维系生命能量，它的最终目标，正是超越世俗的物质羁绊，而达成纯粹精神性的“正觉”。但摇钱树的目标恰好相反，它要在对神树的剧烈摇晃中，滋养一种永恒的贪欲。这是一种深刻的晃动，它要从根基上动摇神树的灵性，并最终导致神树和人类古典精神的死亡。

<sup>64</sup> 参见萧兵：《人参果的文化考析——兼论其与肉芝、人参、小人国及生命树、摇钱树、圣诞树的关系》，《民族艺术》2002年第2期。

<sup>65</sup> 《神圣的存在》，第282页。

<sup>66</sup> 叶舒宪：《伊甸园生命树、印度如意树与“琉璃”原型通考——苏美尔青金石神话的文明起源意义》，《民族艺术》2011年第3期。

17世纪大量输入欧洲的印度印花（手绘）棉布，其典型纹样就是“如意树”，多为枝条蜿蜒伸展的花树样纹。另一种更为著名的佩兹利涡旋纹（Paisley Pattern），亦根源于印度与中国交界的克什米尔，是生命树或如意树的时尚化镜像，其起源可追溯至美索不达米亚。<sup>67</sup> 在英国蒸汽纺织时代，它被织成涡旋纹、泪珠形或松果形图案的花呢布。此后，佩兹利涡旋纹在世界各地旋转，以如意树为主体，加上菩提树叶、无花果剖面、椰枣、松果（一说棕榈果）剖面、杏仁、水滴、火焰和齿状的边缘，在世人的瞳仁里，燃起不灭的美学火焰。它无法直接喊出神启，却在暗示古老而模糊的信念。

---

<sup>67</sup> 参见 Paisley Patterns, by Valerir Reilly, Studio Editions, London, 1989。